

A MESSAGE TO GARCIA

致加西亚的信 全集



上

[美]哈伯德 (Hubbard,E.) 著 师华 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A MESSAGE TO GARCIA

致加西亚的信 全集



上

[美]哈伯德 (Hubbard, E.) 著 师华 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加西亚的信全集/(美)哈伯德(Hubbard, E.)著;师华译.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469-2303-1

I. ①致… II. ①哈…②师… III. ①职业道德—通俗读物
IV. ①B822. 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8567 号

致加西亚的信全集

著 者 (美)哈伯德(Hubbard, E.)

译 者 师 华

责任编辑 高雪梅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6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303-1

定 价 47.80 元(上、下册)

前 言

阿尔伯特·哈伯德（1856—1915），《菲利士人》和《兄弟》杂志的编辑，纽约 Roycrofters 公司的创办人和总裁。1856 年 6 月 19 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布鲁明顿。在塔夫茨大学取得文学硕士之后，又攻读了法学博士，1892 年进入了哈佛大学。但不久，他辍学开始徒步旅行英国。他在伦敦遇到了威廉·莫瑞斯，并且喜欢上了莫瑞斯的 Kelmscott 出版社。

回到美国后，他试图找到一家出版商来出版自己那套名为《短暂的旅行》的自传体丛书。当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后，他决定自己来出版这套书。于是 Roycroft 出版社诞生了。创办 Roycrofters 公司的时候，阿尔伯特·哈伯德已出版了两本杂志：《菲利士人》和《兄弟》。实际上，他自己写了很多文章在这两份杂志上发表。在写作、出版的同时，哈伯德还致力于公众演讲，他在演讲台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与他在写作和出版上的成绩媲美。哈伯德不久就被证明是一个既高产又畅销的作家，名誉与金钱相继而来。

随着出版社规模的不断扩大，哈伯德罕见的经营天赋和写作才华闻名于世，他被称为“东奥罗拉的圣人”。

在写完人类史上不可思议的畅销书《致加西亚的信》后，哈伯德又写了此书的姐妹篇：《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自动自发》、《一生相伴的智慧》等著作。这些作品深入地阐释了哈伯德的职业思想，阐发了众多足以激励人类灵魂和精神的人生智慧、生命真谛。只要有人类

社会及各种组织存在，这些作品中所弘扬的勤奋、敬业、忠诚、自信、主动性等职业精神和闪光的人生哲理就具有普遍永久的价值和魅力。

哈伯德的职业思想是美国精神的基石之一，也是美国商业之所以繁荣强大的精神资源之一。哈伯德本人，也与富兰克林、爱默生、马丁·路德·金、戴尔·卡耐基一样，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世界青年的偶像。

1915年，哈伯德乘坐的露西塔尼亚号轮船被德国水雷击沉，哈伯德不幸遇难离世。但他的精神永世长存。

目 录

前 言 (1)

致加西亚的信

序 言 (3)

一、致加西亚的信 (5)

二、我是怎样把信送给加西亚的 (10)

三、成功是一种心态 (32)

自动自发

一、对待工作勤奋努力 (41)

二、对待公司忠诚敬业 (60)

三、对待老板诚实守信 (74)

四、对待自己充满自信 (100)

五、破除职场不良习惯 (122)

六、给年轻人的忠告 (137)

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

一、个人与企业的双赢 (155)

二、怎样把信送给加西亚 (174)

致加西亚的信



序 言

《致加西亚的信》是我一天晚饭后花费了一小时的时间写成的。那天刚好是华盛顿的生日——1899年2月22日，当时我们正在为发行第三期的《菲利士人》杂志作准备。

那天真是太累了，我一直在努力地指导一些不务正业的村民，劝告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振作起来，做事要精神百倍，不要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烦劳之后，这个故事突然间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写这本小册子的直接原因是喝茶时一次小小的争执，我的儿子伯特觉得，在古巴战争中真正称得上英雄的是罗文，因为他独自一人完成了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任务。

他的话像火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一闪！对！儿子说得对，谁完成了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任务，谁就是英雄。我马上站起来，离开了饭桌，写了这篇《致加西亚的信》。我本来并没把这篇文章当成一回事，甚至连标题都没写，就把它发表在当月的《菲利士人》杂志上了。然而，这期杂志很快热销，不久以后，要求加印的订单也迅速增多，12份，50份，100份……当美国新闻公司订购1000份时，我不禁询问我的一个助手是哪篇文章引起了如此轰动？“是关于加西亚的那篇文章。”他说道。

第二天，纽约中央铁路局的乔治·丹尼尔斯发来一封电报，电文如下：“以小册子的形式印发10万份有关罗文的文章——封底印帝国快递广告——请告诉我们价格以及船运何时到货。”

我给他回电报了价格，并解释道，在当前情况下，用我们小型的设备印发 10 万份这样的小册子，需要两年时间，这看起来像是项巨大的工程，我们似乎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

最后，我只得允许丹尼尔斯先生自己想办法重印此文。他发行了 50 万份小册子，分成两三批发出。另外，这篇文章还被 300 多家报纸和杂志转载，而且几乎被译成了所有的书面语言。

在丹尼尔斯先生印刷《致加西亚的信》的时候，丹尼尔斯先生恰好亲自陪同来访的俄国铁路局主管——希拉柯夫王子游览美国。王子是美国中央铁路局的贵客，他看到这本小册子后，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是因为它正在大量发行，也许……然而不管什么原因，他回国后，让人把文章译成俄语，制成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位俄国铁路工人。

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译介，从俄国传到德国、法国、西班牙、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每一位上前线的俄国士兵都发了这本小册子。日本人从俘获的俄国士兵身上搜出了这本书，认为它一定是一本好书，于是就把它翻译成了日文。天皇颁布诏令，从政府官员到官兵，甚至每个老百姓都发了这本小册子。迄今为止，该书已印发 4000 多万册。

这就意味着，它的发行量是任何一部其他作品的作者终生都无法超越的——这也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和幸运所致，作者不胜感谢，并当铭记于心。

阿尔伯特·哈伯德

1913 年 12 月 1 日

一、致加西亚的信

在一切有关古巴的事件中，有一个人让我永远无法忘怀——他就像近日点的火星一样闪耀在我记忆的地平线上。美西战争爆发后，迫切需要与古巴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取得联系。加西亚隐藏在古巴广阔的山区里面——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位置。信件和电报也都不可能送到他的手里。但美国总统又必须尽快与他进行军事合作。

怎么办呢？

有人告诉总统：“要是有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罗文。”

罗文被找来以后，总统把那封送给加西亚的信交给了罗文。至于“这个叫罗文的人”是怎样接过信，又是怎样用油布把信裹好，贴着胸口放好，怎样花了四天时间，搭乘一只无帆小船到了古巴，然后消失在丛林中，又是怎样用三周的时间徒步穿过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出现在岛屿的另一边，最终成功地把信交到了加西亚的手中，所有这些细节我都不想在这里作详细的描述。

我想说明的一点就是：麦金利总统把一封信交给了罗文，让他把信交给加西亚；罗文接过信后并没有问：“他在哪里？”上帝啊！我们应该为他塑座不朽的青铜雕像，放在国内每一所大学里面。年轻人需要的不是死读书，也不是各种各样的教诲，而是一种能够增强他们意志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不负重托，雷厉风行，集中全部精力做好这件事情——“把信交给加西亚！”

加西亚将军现在已经去世了，可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加西亚。

一个想努力经营好一个规模庞大的企业的人，必定会惊诧于普通人的愚蠢表现——他们无法或是不愿意专心致志干一件事。漫不经心、毫不在意、拖拖拉拉和应付了事，这些做法好像成了一种惯例；除了或哄骗、或威胁、或强迫、或贿赂以外，没有谁能够顺利地让别人帮助自己；或者上帝格外开恩，派天使帮助你，否则你就别想做好什么事。

各位读者，你们可以做一个试验：假设你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面——有六名职员可供使唤。

随意叫过来其中一位，告诉他：“请在百科全书里面查一下关于柯勒乔的资料，并为我做一份备忘录。”

这位职员一定会平静地说：“好的，先生。”但他会马上着手去办吗？

我敢打赌，他不会。他会半信半疑地看着你，然后向你提出一个或几个下面的问题：

他是谁啊？

哪一本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放在哪里？

我被雇来就是做这事的吗？

你指的不是“俾斯麦”吧？

让乔治去做这件事情不行吗？

他过世了吗？

这事很急吗？

我替你把书拿过来，你自己查好吗？

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个人呢？

我敢和你打个十赔一的赌，当你回答完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如何查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些资料之后，接下来的情况很可能会是这样：这位职员会离开，让另一名职员帮助他查找资料——然后回来对你说，这个人并不存在。当然，我有可能会输，但通常来说，我是不会输的。

然而现在，如果你明智的话，你就不会再不厌其烦地向你的“助手”说明，柯勒乔在“C”类条目下，而不是在“K”类条目下；你会温和地笑着对他说道，“算啦”，然后自己去查找。

这种被动的行为，这种道德的愚行，这种心灵的脆弱，这种姑息的作风，恰恰是把社会引向崩溃的原因。如果人们都不愿意做自己的分内事，那他们又怎么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努力工作呢？

如果你刊登一则广告，招聘一名速记员，应聘者中间十有八九可能不会拼写，甚至也不会标点——而且他们还觉得这根本无所谓。

这样的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吗？

“你看那个簿记员。”在一家大工厂里，一名主管向我说道。

“看见了，他怎么了？”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会计，但是，如果我派他到城里去办事，他可能会把事情办好，但也有可能，他会在路上拐进四家酒吧，等他到了闹市区以后，可能就会把到那里去的目的全给忘光。”

能相信这样的人，派他把信送给加西亚吗？

最近，我们经常听人们说一些深切同情“受压迫的流汗出苦力的工人”，以及“为求温饱而工作的无家可归人士”的话，同时又把那些雇主骂得体无完肤。

但从没有人提到，有些老板一直到年老，都无法使那些不求上进的懒虫做点正经的工作，也没有人提到，有些老板长久而耐心地想感动那些当他一转身就投机取巧的“助手”。在每一家商店和工厂里面，都存在人员淘汰机制。雇主们总是雇用那些能提高公司业绩的人，不断地解雇那些不能为他的企业带来效益的“助手”们。不管企业的效益有多好，这种更替都会进行。只有公司不景气，又很难找工作的时候，这种更替才会停止——但无论如何，那些不称职的，无能的人只能被打发走。

留下来的往往都是最优秀的职员。自身的利益促使雇主们留下那些最好的员工，留下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没有自己创业的能力，而且对别

人也毫无用处，然而他却常常怀疑自己的老板，认为他的雇主在压榨他，或是企图压榨他。他不能指挥别人，但也不愿意被人指挥。如果让他把信送给加西亚，他很可能会回答说：“你自己去送吧！”

今天晚上，这个人沿街寻找工作，冷风飕飕地吹进他的破衣服里。然而，任何一个了解他的人都不雇用他，因为他总是对什么事都不满，充满了怨恨，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家伙。唯一能够吸引他的恐怕也只有那个从他自己的九号厚底靴里伸出的大脚趾了。

当然，我想，这样一位思想不健全的人同身体残疾的人一样值得我们同情。只是，在同情他时，我们也别忘了那些为经营企业而心力交瘁的老板或雇主们，他们手头的工作不会因铃声而停下来，他们的头发随着日夜操劳悄悄地变白了，他们殚精竭虑地管理着那些漫不经心、能力低下和忘恩负义的职员们。如果没有他的企业，这些人很快就会挨饿和无家可归。

我是否说得太严重了？也许是吧；但是，在社会风气日趋败坏的时候，一部分人顶住了指挥下属的种种困难和压力，最终取得了成功，然而成功之后他们才发现：让下属们听他们的话为公司做事，只不过是为了生活所必需的衣食而已，此外，没有别的目标。还是让我们为这些成功人士说句公道话吧！

我也曾干过给人送饭之类的活，按周计酬；我也曾指挥过别人，做过雇主，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作个比较后，我发现，对于这两种工作我有很多话要说。贫穷并没有什么好处，衣衫破旧也不值得赞扬；不是所有的雇主都贪婪专横，正如并不是每个穷人都品质高尚一样。

我内心最佩服的是那些无论老板在与不在都认真工作的人。一旦受命把信送给加西亚，马上就履行使命，从来不问那些无用的问题，也不会存心随手把信扔到最近的下水道里。除了胜利完成任务以外，决不会去想或者去做任何不利于完成使命的事情。这种人永远不会被“打发走”，也不会通过罢工来要求涨工资。文明的进程，也就是不停地苦苦寻找这种人的过程。要尽可能地满足这种人提出的任何条件，

他们是雇主的宝贵资源，一旦失去他们，给公司带来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每一个城市、小镇、村庄，每一间办公室、商店和每家工厂都需要这种人。世界呼唤这种人，世界迫切需要这种人——这种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二、我是怎样把信送给加西亚的

陆军上校 安德鲁·罗文

麦金利总统问军事情报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在哪里？我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一个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阿瑟·瓦格纳上校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华盛顿有一位叫罗文的年轻中尉，他可以为你送信。”

总统命令道：“派他去！”

美国即将和西班牙开战，总统急于得到有关情报。他明白，美国军队只有和古巴起义军合作才能取得胜利。同时，他也知道，重要的是一定要搞清楚：岛上有多少西班牙军队、他们的装备状况、他们的士气、指挥官尤其是高级指挥官的作战特点，还有岛上一一年四季的道路状况、西班牙军队以及起义军双方的医疗状况，以及古巴这个国家的概况，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对双方军队武器装备了如指掌，关系到古巴起义军牵制敌军，从而使美国有足够时间调遣部队的战略部署。除此之外，还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地形和其他许多重要的情况。难怪总统立即发出“派他去”这个命令，而问题的回答也同样是不假思索的。

大约一小时之后，瓦格纳上校走到我跟前，邀请我下午一点钟与他在陆军和海军俱乐部共用午餐。用餐时，上校——顺便说一句，他爱开玩笑是出了名的——问我“去牙买加的下一班船几点起航？”

想到他可能又在跟我开玩笑，我决定跟他逗着玩——如果有可能

的话。于是，我请求离席几分钟，我回来后，向他汇报明天中午有一艘叫“安迪隆代克”号的英国船将从纽约起航。

“你能赶上那艘船吗？”上校突然严厉地问道。

我以为上校还是在跟我开玩笑。于是，我用非常肯定的语气给予了答复。

“好，”我的上司说道，“做好乘船的准备吧！”

“年轻人，”他接着说，“由于作战需要，总统指派你去和在古巴东部某个地方的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络。更确切地说，是给他送封信。你的任务是，务必从他那儿获得军事情报，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带回情报，整理成可行的计划。你带给他的信里有总统想要知道的一系列情况。我们不能给你提供可以证明你身份的书面凭证，因为历史上因携带书面凭证而造成的悲剧实在太多了。独立战争中大陆军的内森·黑尔和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被俘并被处死，都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书面凭证。里奇中尉之死导致斯科特进攻韦拉克鲁斯的计划暴露。因而这次行动不能有一点疏忽，也不能有一点失误。”

直到此时，我才完全意识到瓦格纳上校不是在开玩笑。

他接着说道：“牙买加有一个古巴的领导机构，到了那里以后就有方法证实你的身份了，剩下的就全靠你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提任何请求，除了我给你说的这些指示之外。”下面是总统的指令：“你务必在今天下午做好准备，军需官总指挥汉弗莱斯将军将保证把你送到金斯敦海岸。以后，倘若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将根据你发回的情报作出下一步指示。在当前形势下，一定要秘密行事。你必须自己计划好行动方案，这个使命由你全权负责，而且只属于你一个人。你必须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火车午夜时分出发，祝你好运，再见！”

我们握手告别。

上校松开我的手时，再次叮嘱道：“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一边匆匆忙忙作准备，一边考虑我的处境。我清楚地知道：由于实际情况相当复杂，正式的战争不可能马上爆发，也不会在我离开时爆发，可能直到我到达牙买加后才爆发。稍有闪失也许会带来终生